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发行

(明慧记者周容台湾报导) 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日前在台湾正式出版，这份收录了五十二种不同证据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仍在继续，实际情况令人忧心。

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专程访台一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二零零六年起，乔高和麦塔斯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独立展开调查，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数据的对比和调查访谈，完成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至今

已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

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对象，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全中国劳教所内关押的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乔高说，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卖给需要移植器官的外国人。

中共利用宣传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使那些听信当局说法的医生敢

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



图：六月二十八日，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发布会上。



图：二百人组成的台湾天国乐团应邀在“世界管乐年会”系列活动中演出

“天国乐团”世界各地赢赞誉

七月二日晚，“世界管乐年会”在台湾开幕，台湾天国乐团经过大会司令台时，嘉义市体育场内欢声雷动，司仪高呼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

“世界管乐年会”是由“世界管乐协会”发起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台湾嘉义市是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第三个被选定举办的亚洲城市。嘉义市政府特邀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出。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参加了活动并致词。

近日，世界各地的天国乐团在各国的庆祝游行活动中，以庄严神圣的演奏、清新祥和的风貌，赢得民众和主办单位的赞誉。在七月一日的加拿大日和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庆典中，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获中西观众赞叹。六月二十九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获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乐团冠军奖，在西悉尼最大的社区节日庆典中，天国乐团受邀引领五十多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市政府宣布：明年的游行由法轮功团体再度领队。◇

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

大卫·麦塔斯说，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首次器官捐赠系统启动，但是根据中国新闻报导，全国一年只有三十七个自愿捐赠。麦塔斯表示，中共对外宣称这些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三，但器官移植数量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地，二零零八年的肝移植数量甚至回升到历史的高水平。

大卫·乔高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调查迄今，新的证据与证词不断出现，更多的证据显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被执行死刑处决的人数持续下降，然而移植器官的数据却稳定增长。

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人权暴行而获得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在台停留期间，巡回各地举办研讨会，引发台湾各界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高度关切与广泛讨论。◇

秘鲁大学校长：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更重要

“真善忍国际美展”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秘鲁理工大学举办，理工大学校长恩里克·贝多亚先生观看美展后表示，作品反映出的真实性，使他心灵震撼和感动。他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社会、家庭和所有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大学，对年轻人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上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实践“真善忍”美德教育。他无法容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表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所有认识的人。◇



【明慧网】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豁达、健康，充满了希望。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

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越来越会伪装。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我开始出现眩晕，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连上二楼都得拽着楼梯扶手。从此，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



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自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功法、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从一九九六年学法轮功至今，我

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与我们合作工作的水利局领导，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举行，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领导们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不同，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人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时，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

河北省怀安县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例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功,得以摆脱病痛的困扰,并提升自己的道德。可是这些人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却遭到中共警察和政府人员的迫害。本文向您讲述河北省怀安县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

一、赵春花,怀安县怀安城镇法轮功学员

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前她的身体从头到脚全是病,没有一处不难受的地方,现在她的身体非常好,再没有因病身体遭罪了,而且一个农民家庭本身经济来源少,这下节省了医疗费。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当地的政府人员和村干部非法骚扰,强迫性的从她家拿走几本法轮功书籍。

二零零一年六月晚,当地怀安城镇政府人员杨建兵、李军等七八人和村委的黄跃、任俊有几个人,私闯民宅,不仅又一次抢走赵春花的法轮功书籍,而且还把她劫持到镇政府,强迫她签了所谓的“保证”书,勒索了二千四百元,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让她回家。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怀安城镇政府人员赵庭亮和村委赵本生、任俊有、赵文兵等人非法监视她,还抢走她的身份证。

二零一零年八月份,赵春花因给世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却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恶告,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不一会儿,派出所的警察将她劫持到派出所,向她的家人勒索了五千元。

恶警王安等人还恐吓、辱骂她,把她的头往家具柜上撞。这些人还疯狂的把赵春花的手拽过去摁手印(签“保证”书),但是由于赵春花极力不配合,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晚上让她回了家。

二、李月枝,怀安县怀安城镇法轮功学员户外炼功遭绑架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李月枝因在户外公开炼功,被怀安城镇司法所的

张天林、二本将她绑架到怀安城镇,后怀安县柴沟堡镇公安局把她劫持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天。回家时被当时的公安局局长张志清勒索了三千元,收款人是女警察纪文慧。

去北京上访遭劳教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李月枝去北京天安门打坐炼功,向世人展现着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来她被当地怀安城镇派出所警察劫持到县公安局,在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期间,怀安城镇司法所的李军还向家人勒索了五百元。最后,李月枝还是被他们劫持到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迫害一年。

在劳教所里,李月枝和其他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受到非人的折磨:普犯毒打、恶警给上酷刑、电击。恶警为了让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三书”就对他们使用酷刑。左右一面一个铁环,恶警把李月枝的双手铐在铁环上,几天几夜都让她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也不让坐,还用电棍电她。边电还威胁让她“转化”,最后导致她的脚崴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恶警强迫李月枝去劳教所的菜地里背土、掏厕所,在草坪里任蚊虫叮咬。恶警还把她每天都关在秘密室,指使普犯对她拳打脚踢。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由于恶警的目的就是让她“转化”,她没有向这些恶警妥协,只好开始绝食。

在绝食的七十天中,恶警每天都进行灌食折磨,直到生命垂危,劳教所才让李月枝的丈夫把她接回家。

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二年八月,怀安城镇司法所的李军、张洪发带领四个人闯入李月枝家,将她绑架到张家口市沙岭子样台村洗脑班迫害。这几个人把李月枝铐在暖气片上折磨,她为了不配合这种迫害绝食十几天。

有一次去厕所的路上,她一下栽倒在地,洗脑班的参与人员才将她用“救护车”送到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在医院里走脱后,李月枝被迫流离失所,在外给别人当保姆以维持生活。

十一月份的一天,怀安城镇司法所的李军,派出所的段福昌、杨建兵等人又将她绑架到宣化派出所,后转回当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李月枝绝食十几天,他们把她劫持到县医院进行灌食迫害。由于李月枝极力不配合,一直灌不进去食,他们才通知怀安城镇派出所的段福昌等人将李月枝送回家。

奥运期间骚扰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每天有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人员骚扰、监视。派出所所长李燕文,镇政府人员张利军,村支书李等全等七、八人闯入家中强行索要她的身份证。他们一伙人还抢走李月枝家接收电视的“小锅”。

三、怀安县柴沟堡镇李如芝受迫害,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李如芝,六十二岁,是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人。炼法轮功前她曾患类风湿性关节炎,手心和手背都痛、头疼、头晕、神经衰弱睡不着觉,靠打火罐维持生活,走路腿沉抬不起脚,每年的医药费最少三、四千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份修炼法轮功后,很快身体恢复健康,走路一身轻。

写真相信被监视、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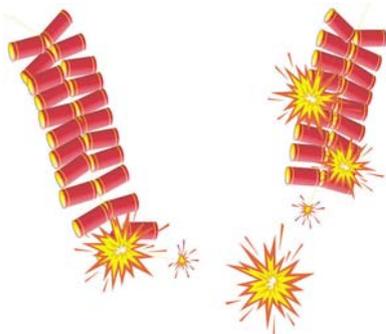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户外炼功,结果被当地公安局的警察迫害。李如芝听到这一消息后,就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张钰写了一封真相信,结果招来了镇里的书记、镇长及七、八个人去她家骚扰,李如芝就给他们讲真相。但自那以后,公安局一个姓史的和姓李的警察不论白天晚上都来无理干扰、监视。有时还有镇里的专用车挡在门外不让出,连菜都不让买,走哪儿跟哪儿。

去北京上访遭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芝到北京讲清法轮功真相,但当晚就被当地公安局接回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九天才让她回家。

期间他们让李如芝写不炼功的保证,李如芝不写,他们就背着她强迫她丈夫按了手印,曲荣和李修平向家人勒索了三千元才罢休。回家后,他们经常去骚扰。孙占(当时“六一零”主任)、曲荣,还有陈善龙还去家里抢大法书籍。

买鞭炮 放鞭炮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香港亚视报道了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死亡的消息，不论江××是已经死亡，还是尚在苟延残喘，举国欢庆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倡议全国民众都买鞭炮、放鞭炮，庆祝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的灭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嫉妒和权欲的驱使下，江××和中共邪党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利用电视、报纸、电台等媒体，疯狂地污蔑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诋毁“真善忍”，并且下达邪恶指令，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

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这场极其凶残的迫害一直延续到今天，造成至少 342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仅仅是突破中共层层封锁传出来的案例。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和同事受到株连迫害。

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即使遭受残酷的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已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界的褒奖和赞誉。而江××及其同伙则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多个国家起诉。

江××这个政治流氓已经恶贯满盈，任何一个生命造下的罪孽，都不会一死了之。江死后，除了在人间永远受到民众的唾骂，在地狱也将永远地痛苦偿还其滔天的罪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欢庆这个凶残无耻的邪恶之徒的灭亡。（文/飞鸣）◇

苏轼在他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满庭院的竹柏杂花，很多鸟在上面筑巢。他的母亲武阳君（苏轼母亲的封号）讨厌杀生，因此，全家人都不捕鸟雀。于是几年间，鸟都在低枝上筑巢，人低头就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小鸟。四、五只桐花凤（鸟名，躯体象鹦鹉而略小，羽毛五色而绿色为多，性情驯服，羽毛珍贵稀奇）翔集其间，一点也不怕人。邻居见了这个景象，认为稀罕。

掩卷而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鸟儿们也会观察和寻找安全的栖息之地。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啊。仔细想想，这样的恩及鸟雀之家，怎么能不是人才辈出的呢？苏轼家在同时代就出了三位大文学家，可见“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易经》）其言不虚也。

想必苏母的“不残鸟雀”，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天人合一，就有仁爱的传统，虽然不都象苏轼家那样，但几千年以来大家爱护鸟类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近代。

1958 年，中共说麻雀是四害之一，专门发文件命令大家消灭麻雀……于是城市大街小巷、农村漫山遍野都是消灭麻雀的人，用弹弓打、用诱饵毒、用网罗捕、追逐的、高声

从“不残鸟雀”说起



呼喊吓唬的，麻雀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尸体一堆一堆的。在这种狂潮之中，其它的鸟类也难逃厄运。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去抓、去打，以为革命，视为进步。

鸟儿们几乎要被虐杀殆尽了。更为恐怖的是，“麻雀是害虫”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党说的”，“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自发地去捣鸟窝、甩鸟蛋、杀幼雏。我自己在好多年后才确信，麻雀根本就不是什么害虫，但是悔之晚矣。

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轮》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明白了不能杀生的深层道理。

此前许多年来，我诸事坎坷、疾病缠身（特别是奇痒无比的皮肤病），想来也是自己造下的许多罪业所致。学法轮功后全身的疾病才不药而愈。

回头看来，盲从“党”的谎言，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没有好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又抛出“自焚”、“自杀”、“搞政治”等谎言。然而这些谎言对于看过法轮功书的人、明真相的人，从中看到的只是中共的邪恶。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按照“真、善、忍”做人何罪之有？再看看“炼功就能夺权”的说法，数尽共产党所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暴动，哪一个是与炼功有关呢？修炼人对政治政权没有丝毫兴趣，他们珍惜和慈悲生命，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天理告诉给人，真心诚意地希望人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善良的心态和美好的未来。（文/清曼）◇